

故人何在 煙水茫茫

南方壺

9月24日星期三，高雄大學統計學研究所舉行本學期第一次學術演講，這也是本校統計所有史以來第一次舉行的演講，因為統計所今年八月才成立。演講者是中山大學應用數學系的郭美惠教授。中山大學來了10餘位研究生捧場，我們安排在演講結束後，有一場兩校的壘球賽聯誼。可惜演講完下起傾盆大雨。但這還是很值得紀念的一天。當晚兩校一群師生愉快地餐敘，喝著啤酒，我突然想到車箱中有一瓶九月初去深海釣客時，已打開才喝少許的XO。遂拿出來，歡樂的氣氛下，幾個人很快地將那瓶酒解決掉。

出了餐廳，在略有酒意下，我拿起手機想撥給廷斌兄，猛地一想，廷斌兄已於三天前(9月21日)離我們而去了：

便與先生成永訣，九重泉路盡交期。

自從今年6月26、27日在金典酒店舉行南區統計研討會以來，每當我們一群人愉快地吃飯、喝點小酒，我總會忍不住地打電話給廷斌兄，謝謝他帶領出這麼好的女兒蘭屏，幫我個人，及幫我們系上很大的忙。這個盛大的研討會，從籌備至舉行，將近一年的時間，大部分的行政工作都是蘭屏負責的。完善的安排，讓與會者讚不絕口，替這所新大學，帶來很好的名聲。

我與廷斌兄共見過六次面，其中三次是共進晚餐，三次則碰面於醫院。廷斌兄雖長我幾歲，但

心在南方

人生交契無老少，論心何必先同調？

對能有這位忘年之交，我歸之於奇異恩典。廷斌兄喜歡西餐，三次飯局都是在西餐廳。深海釣客是今年暑假以來我去了多次的一家海鮮館子。本想等那日廷斌兄身體狀況較好時，找他同去。廷斌兄曾說過，如果他病好了，要跟我喝幾杯。只是如今

誰共我，醉明月？

吃飯之約，喝酒之約，只有待來生了。而也再沒有人可在我酒後，聽我喃喃自語或胡言亂語了。

認識廷斌兄，是經由蘭屏的。民國八十九年，高雄大學成立，我遂離開任教 16 年的中山大學，來到這所大學負責一新的學系—應用數學系。我們要將這塊魚塭與鷺鷥的地方，變成流奶與蜜之地，建立一嶄新的二十一世紀的大學。我們要找好的老師，我們更要有好的後勤支援，所謂六軍未發，糧草先行。願意到那似乎一無所有的地方工作，是要有些勇氣的。但徒有勇氣不夠，還要是能獨當一面的幹才。當我們幸運地爭取到一高中數學資優班的計畫，我們覺得此計畫要能成功，需要一位能撐大局，又能吸引高中生的大姊姊。蘭屏的名字迅即浮現我們眼前。九十年二月，廷斌兄遠從屏東，開車帶著蘭屏來到那片魚塭地。魚塭旁是當時全校唯一的一棟建築。應用數學系的辦公室則在那棟建築的地下室。

他們來的那天，我恰好因公去台北，與廷斌兄失之交臂，但蘭屏應允來上班了。我很感謝那時仍尚未謀面的廷斌兄。蘭屏曾在設施完善的中山大學工作，高雄大學當日的環

境與中山大學相比，是天壤之別。但呵護著他的愛女，帶著愛女來勘查環境的廷斌兄，無懼那一輛輛轟隆隆從阿公店載土來填魚塢的工程車，慧眼看出了高雄大學的希望。瀟灑走一回後，放心地讓他女兒來高雄大學協助我們。

不畏浮雲遮望眼，自緣身在最高層。

也因此我才有幸結交這位有意思的人物。

之後校園陸續整理與興建，漸有規模，小橋流水，令人神怡。去年八月我們也搬到寬敞的新大樓，有舒適的工作環境，只是廷斌兄因身體不適，已不便前來了。

昔人已乘黃鶴去，此地空餘黃鶴樓。

黃鶴一去不復返，白雲千載空悠悠。

蘭屏曾在中山大學工作將近三年，那時我雖與她並未有太多接觸，但對她的個性及能力，一直很欣賞。她比我早一個月(八十九年六月底)離開中山，臨離開前，與我有一段談話，令我頗有感觸。半年後，她來高大加入我們，自此對她才有較多的認識。這是個知書達禮的女孩，溫柔有耐心，反應靈敏，只要來過我們辦公室的人，對她都印象深刻。她機智且具幽默感，言語頗有世說新語的味道。有一次我說妳眼睛怎麼紅紅的？她說可能是最近胡蘿蔔吃太多。我曾告訴內人我以後要火葬，骨灰放家裡即可。內人覺得不宜，認為應在住家附近買一小塊地，蓋一小屋放置。蘭屏獲知後說，那不是變土地公嗎？

由與蘭屏的接觸中，發現她跟父親感情很好，且深受其影響，父親可說是她生活的重心。我很好奇，是什麼樣的父親，會養出這麼好的女孩？我一向相信遺傳的影響，同時也

心在南方

相信後天教育的重要。廷斌兄顯然給女兒很好的遺傳，也給女兒很好的教導。我後來有幸讀到幾篇他寫的文章。從“給女兒的話之一”，“給女兒的話之二”，可看出他對女兒的期許；從“腳踏陰陽界”一文，可看出他的雋永達觀。我很想認識這位成功的父親。一年後，九十一年三月底，我們才第一次見面。廷斌兄嫂、蘭屏，以及可愛的小妹欣屏來我們家，而後共赴加州餐廳晚餐。而那也是唯一的一次他來我們家，之後我數次邀約他來寒舍，但他已是出趟門都有點辛苦了。

今年花勝去年紅，可惜明年花更好，知與誰同？

去年八月初，我們有第二次的飯局。第三次飯局則在今年一月，他撐著柺杖。因為去年十月初他去山水甲天下的桂林，却摔傷回來。那是廷斌兄將近一年治療的開始。當我們去醫院探望他，雖躺在病床，吊著腳，廷斌兄為我們描述他的情況，彷彿在講別人的故事，還慶幸是回來前一天才摔傷，該玩的都玩到了。對大陸導遊及地陪的耽誤他病情，還當做趣譚。我想起曾看過好友趙民德先生寫過的一句話：

偉大的學者，不只是因為他們的學問，

更因為他們的風格。

這句話可加以延伸：學問、財富、地位、能力、美貌等，其實都不是最緊要的，風格才是最重要的。從廷斌兄身上，我看到一種令人覺得跟他在一起很愉快的風格，一種令人覺得原來受苦是可以微笑以對的風格。

今年四月底，廷斌兄住進加護病房，在醫生已宣告放棄下，靠自己旺盛的生存意志，及蘭屏與欣屏姊妹永不放棄的

努力，打敗醫生，共同創造了奇蹟。廷斌兄是幸運的，有這一對乖巧及愛他的女兒，為他多爭取了四個月，彌足珍貴的四個月，讓他與心愛的家人能繼續緊密地在一起。難得有人可有這種再生的經驗。

我為這段過程所感動，請蘭屏邀廷斌兄嫂來參加六月底的南區統計研討會，想讓廷斌兄能親眼看到他女兒傑出的表現。只是廷斌兄體貼地考量研討會工作繁重，怕行動不方便的他，若出席會帶給我們若干困擾，而婉拒了。

今年8月1日，高雄大學統計學研究所揭牌成立。去年12月初，於參加一項教育部的評鑑，遇到台南某國立大學的校長，他說我在中山一心要成立統計所沒有成功，却在高雄大學做到了。我們對此好不容易成立的研究所當然是極度重視。學校任命我為此新研究所之所長，我們商請蘭屏來此新所幫忙。我對千惠說，應數系有她，統計所有蘭屏，將會使此一系一所堅如磐石，互相效力，均得到很好的發展。一週後8月8日是父親節，想到應數系與統計所的遠景，我對她們二位的父親充滿著感激，各送了一束花及一個蛋糕給她們父親。我女兒今年讀大二，如果將來有人對女兒說要謝謝她父親，我會很欣慰的。

我們以為廷斌兄可逐漸康復，我們以為那天可找他同去深海釣客。只是自9月起，他情況轉壞。我聽到他要蘭屏與欣屏姊妹去打聽換肺的事，覺得他筆名取為鬥士，真是名如其人。我聽到他選擇住進安寧病房，覺得死亡對他似乎只是一趟旅程而已。9月8日，我與千惠去看廷斌兄，那是我們見他的最後一面。在附於鮮花的小紙片上，我寫著兩句話，

心在南方

其中一句：

是父親，是鬥士，也是朋友。

這是他一生成功扮演的三個角色。13 天後，9 月 21 日，於慶祝完內人的生日，從深海釣客返家的途中，手機響起。另一端是哽咽的蘭屏，我最不願聽到的事發生了，廷斌兄平和地走了：

我雖行過死蔭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為你與我同在；
你的杖，你的竿，都安慰我。

再會了，廷斌兄，

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。

但去莫復問，白雲無盡時。

我們不覺得你已離去，因從蘭屏、從欣屏身上，你的影子清晰彷彿在眼前。

我欲與君相知，長命無絕衰。

其人雖已沒，千載有餘情。

(92.10.2)